

新质生产力推动银发经济发展的内在逻辑

董睿佳

南京林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江苏 南京

收稿日期: 2026年3月23日; 录用日期: 2026年6月19日; 发布日期: 2026年6月29日

摘要

面对我国人口老龄化加速与新一轮科技革命交汇的时代背景, 大力发展银发经济已成为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国家战略。本文基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视角, 系统阐释新质生产力推动银发经济发展的内在逻辑。研究发现: 新质生产力以技术革命性突破为动力, 通过劳动资料智能化革新、劳动对象非物质化拓展, 驱动银发经济服务模式实现颠覆性创新; 以生产要素创新性配置为核心, 推动劳动者、劳动资料、劳动对象优化组合与系统性跃升, 重构银发经济资源配置效率; 以产业深度转型升级为落脚点, 通过纵向整合、横向融合、空间集聚, 构建跨界融合的银发经济生态系统。本文突破现有研究单一视角局限, 构建“技术-要素-产业”的分析框架, 为“十五五”时期银发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理论支撑与实践指引。

关键词

新质生产力, 银发经济

The Internal Logic of New Quality Productive Forces Driving the Development of the Silver Economy

Ruijia Dong

School of Marxism, Nanjing Forestry University, Nanjing Jiangsu

Received: March 23, 2026; accepted: June 19, 2026; published: June 29, 2026

Abstract

Against the backdrop of the accelerated aging of China's population intersecting with a new round of technological revolution, vigorously developing the silver economy has become a crucial national strategy for proactively addressing population aging and promoting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Marxist political economy, this paper systematically elucidates the internal logic of how new quality productive forces drive the development of the silver economy. The research finds that: driven by revolutionary technological breakthroughs, new quality productive forces foster disruptive innovation in silver economy service models through the intelligent upgrading of means of labor and the non-material expansion of objects of labor. Centered on the innovative allocation of production factors, they promote the optimized combination and systemic advancement of laborers, means of labor, and objects of labor, thereby reshaping the resource allocation efficiency of the silver economy. Taking deep industrial transformation and upgrading as the ultimate goal, they construct a cross-sectorally integrated silver economy ecosystem through vertical integration, horizontal convergence, and spatial agglomeration. This paper breaks through the limitations of single-perspective research in existing studies by establishing an analytical framework of “technology-factor-industry”, providing theoretical support and practical guidance for th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the silver economy during the 15th Five-Year Plan period.

Keywords

New Quality Productive Forces, Silver Economy

Copyright © 2026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4.0).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Open Access

1. 引言

随着我国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的深入推进，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型、经济结构的优化以及增长动力的重塑已成为新时代的核心要求。在这一进程中，人口结构的深刻变化，尤其是老龄化进程的加速，对社会经济发展提出了新的挑战与机遇。即将到来的“十五五”时期，是我国应对重度老龄化社会挑战的关键窗口期，也是银发经济从初步探索走向规模化、标准化、集群化、品牌化发展的关键阶段。

与此同时，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蓄势待发，以人工智能、大数据、物联网、生物技术等为代表的颠覆性创新正在深刻重塑全球产业格局。新质生产力由技术革命性突破、生产要素创新性配置、产业深度转型升级而催生，以全要素生产率大幅提升为核心标志，特点是创新，关键在质优，本质是先进生产力。新质生产力的提出，不仅是对马克思主义生产力理论的创新与发展，更为我国在新发展阶段培育竞争新优势、蓄积发展新动能提供了根本遵循。

当前学术界围绕新质生产力与银发经济的融合发展展开了初步探讨，形成了若干研究热点。其一，聚焦银发经济的内涵界定与产业属性研究，学者们从不同维度阐释银发经济的概念演进，指出其涵盖“老年阶段老龄经济”与“未老阶段备老经济”两大板块，具有人本性、综合性、复杂性等特征。其二，关注银发经济的智能化、数字化转型，探讨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新一代信息技术如何赋能智慧养老、远程医疗、适老科技等新兴业态，推动养老服务体系升级。其三，着眼于银发经济发展面临的现实挑战，从供需错配、产业结构失衡、人才短缺、监管机制不健全等维度剖析制约因素，并借鉴国际经验提出对策建议。其四，初步涉及新质生产力与银发经济的关联研究，部分学者指出新质生产力将通过科技创新、要素优化、产业融合等路径赋能银发经济转型升级。

然而，现有研究仍存在明显不足：第一，多侧重于新质生产力对银发经济的积极影响描述，缺乏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视角对二者内在逻辑的深度剖析，未能系统揭示劳动对象拓展、劳动资料质变、

生产关系重构等深层机理。第二，研究视角多聚焦于科技和人力要素的单向作用，对动力机制的系统性探讨较为薄弱，缺乏对效率重塑、产业耦合、创新生成等多维机制的整体把握。第三，尽管提出了政策建议，但缺乏针对新质生产力赋能银发经济转型升级的系统性路径分析，理论建构与实践指导之间存在脱节。

本文的创新之处在于：其一，将新质生产力赋能银发经济的内在逻辑置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视域下进行阐释，揭示了劳动对象非物质化拓展、劳动资料智能化革新、生产关系平台化重构的深层机理。其二，将技术、要素、产业三个维度有机统一，突破了现有研究单一视角的局限，形成了从理论逻辑到实践路径的完整分析链条。其三，紧密结合中国式现代化与人口老龄化的时代背景，提出的推进路径兼具理论前瞻性与实践可操作性，为“十五五”时期银发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了理论支撑和政策参考。

2. 新质生产力的内涵特征

生产力是人类社会存在和发展的最终决定力量。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指出：“人们所达到的生产力的总和决定着社会状况”[1]，深刻揭示了生产力发展水平与人类社会形态之间的内在关联。在《资本论》中，马克思系统阐述了生产力的基本构成，将其界定为劳动者、劳动资料与劳动对象三大要素的有机统一[2]。这一界定超越了古典经济学的要素理论，揭示了生产力并非静态的要素叠加，而是“活劳动 - 由于资本同工人之间的交换 - 被并入资本，从劳动过程一开始就作为属于资本的活动出现”的动态过程。马克思进而指出，“劳动的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和这个发展的条件就表现为资本的行为”，这种“物的人格化和人的物化”构成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生产力发展的异化形态。

新质生产力作为马克思主义生产力理论中国化时代化的最新成果，继承并发展了经典作家的理论精髓。从理论继承的角度看，新质生产力坚持了马克思关于生产力构成的三要素论，但对其内涵进行了质的拓展：劳动者从普通工人向“能够创造新质生产力的战略人才和能够熟练掌握新质生产资料的应用型人才”转变；劳动资料从传统工具向人工智能、高端传感器、智能设备等数字化、智能化装备跃升；劳动对象则突破了物质形态的限制，将数据、算法、信息、虚拟场景等非物质要素纳入其中。

更为重要的是，新质生产力深刻体现了马克思关于“生产力中也包括科学”[2]的论断。这意味着科学技术已从生产力的外部影响因素内化为生产力的核心构成，使生产力增长实现了从“量”的积累向“质”的跃迁的根本转变。

3. 银发经济的内涵特征

银发经济的概念源于应对人口老龄化带来的社会变革需要，最早可追溯至 20 世纪 70 年代日本铁路推出的“银发座位”[3]，后逐步演变为“银发市场”“银发产业”等术语。2008 年欧洲议会首次使用“银发经济”一词，2015 年欧盟委员会将其界定为与人口老龄化相关的经济社会活动，主要涉及 50 岁及以上人群的消费支出及其特定需求所带动的经济活动[4]。2024 年 1 月，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关于发展银发经济增进老年人福祉的意见》首次明确了我国银发经济的官方定义：“向老年人提供产品或服务，以及为老龄阶段做准备等一系列经济活动的总和”。这一定义表明，银发经济涵盖“老年阶段的老龄经济”和“未老阶段的备老经济”两大内容板块，服务人群既包含老年群体，也包含为老龄阶段做准备的“准老年人”及各年龄段的参与人群，体现了全生命周期的关怀理念[5]。

从内涵特征来看，银发经济呈现出多重属性。其一，人本性。银发经济本质上是长寿时代的人本经济，标志着社会从关注人的生存质量向更加关注生命质量和体验长寿意义转变，即在物质经济满足基本生活需求的基础上，发展服务经济满足多元化需求，发展精神经济满足价值追求，全面回应老年人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其二，综合性。银发经济辐射面广、产业链长、业态多元，几乎涵盖国民经济的所有类

别, 不仅包括健康医疗、养老服务、康复辅具等传统领域, 还涉及文化旅游、金融保险、智慧家居、适老科技等新兴业态, 形成以老年用品制造为基础、智慧健康养老为支撑、康复辅助器具为保障、养老金融与文化旅游为延伸、适老化改造与抗衰老服务为补充的多层次产业生态体系。其三, 复杂性。老年群体内部存在广泛的差异性, 包括经济水平、健康状况、生活习惯、消费偏好等方面的分化, 如活力老人追求社交旅游、高龄失能老人亟需安全照护、慢病老人侧重健康管理, 这种需求的多样性和分层化决定了银发经济供给体系必须具有高度的精准性和适配性。其四, 市场性与事业性并存。银发经济既具有民生经济的社会公益属性, 又具有产业经济的盈利目标特征, 需要政府与市场协同发力: 政府承担政策引导、制度保障和基本养老服务兜底职能, 市场力量则在满足多样化、个性化需求中发挥主导作用, 形成“事业产业协同”的发展格局。其五, 动态演化性。随着“60后”“70后”等“新老人”逐步进入老龄阶段, 其受教育程度较高、收入水平提升、消费观念开放等特点将推动银发经济需求结构从生存型向发展型、享受型转变, 从“单一化”向“多元化”转变, 从“被动接受”向“主动选择”转变, 从“物质保障”向“精神满足”转变, 持续重塑银发经济的产业图景。

4. 新质生产力推动银发经济发展的内在逻辑

新质生产力与银发经济具有内在的、本质的、必然的联系。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视角审视, 新质生产力以技术革命性突破、生产要素创新性配置、产业深度转型升级为基本路径, 通过劳动对象的非物质化拓展、劳动资料的智能化革新、生产关系的平台化重构, 为银发经济发展提供系统性赋能支撑。这一过程深刻体现了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生产关系反作用于生产力的辩证法则, 构成了新质生产力推动银发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内在逻辑。

4.1. 技术革命性突破: 驱动银发经济服务模式的颠覆性创新

技术革命性突破是新质生产力赋能银发经济的逻辑起点和核心动力。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深刻指出, “劳动资料不仅是人类劳动力发展的测量器, 而且是劳动借以进行的社会关系的指示器” [2]。这一论断揭示了生产工具的革命性变革如何重塑整个社会生产方式。新质生产力以人工智能、大数据、物联网、区块链、生物技术等前沿科技群为支撑, 推动银发经济从传统人力密集型服务模式向智慧精准型服务模式实现根本性跃迁。

首先, 技术革命性突破重构了银发经济的劳动资料形态。在传统银发经济模式下, 养老服务主要依赖护理人员的人工操作和面对面服务, 劳动资料局限于基础助行器具、简易呼叫设备、常规医疗器材等, 难以有效回应老年群体高频次、低容错、即时性的服务需求。新质生产力驱动下, 智能穿戴设备、远程医疗系统、康复机器人、环境感知传感器、语音交互助手等新型智能化劳动工具广泛应用, 使健康监测、安全照护、慢病管理、紧急救助等服务突破时空限制, 实现从“被动响应”向“主动干预”、从“事后处理”向“事前预防”的根本转变。例如, “远程医养结合”平台借助 5G 网络和云计算技术, 打破医疗机构与养老机构之间的空间壁垒, 实现医疗资源向养老场景的高效延伸, 构建起“诊断-治疗-康复-照护”一体化的闭环服务体系。这种劳动资料的智能化革新, 不仅显著提升了养老服务的精准度和响应速度, 更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银发经济固有的支付能力受限与高品质服务需求之间的矛盾。

其次, 技术革命性突破拓展了银发经济的劳动对象范围。马克思强调劳动对象随科技进步而不断扩展, 从“自然物质”到“人类劳动加工后的物质”, 再到“非物质形态的存在”。在新质生产力赋能下, 银发经济的劳动对象突破了传统物质形态的限制, 向医疗健康数据、行为轨迹信息、消费偏好标签、虚拟服务场景等非物质领域延伸。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将传统不可见的“需求”“体验”“情感”转化为可采集、可分析、可操作的数据对象, 使老年群体多元化的潜在需求得以精准识别和有效回应。例如,

基于大数据分析的“用户画像”技术能够深度洞察活力老人、高龄失能老人、慢病老人等不同细分群体的差异化需求，为个性化服务定制提供数据支撑；智能家居系统通过持续学习老年人的生活习惯和健康特征，实现照明、温控、安防等设备的自主调节和场景适配，将居家环境转化为“主动响应型”智能生活空间。这种劳动对象的非物质化拓展，使银发经济摆脱了传统产业模式下需求难以量化、供给难以精准的困境，推动经济形态向“服务精细化、产业融合化、参与主体多元化”方向演进。

再次，技术革命性突破催生了银发经济的新业态和新模式。颠覆性技术的交叉融合和集成应用，推动远程医养结合、虚拟养老院、智慧养老社区、在线老年教育、沉浸式文化体验等新业态不断涌现。这些新业态不仅拓宽了银发经济的服务边界，更深刻改变了养老服务的生产方式和组织形态。例如，虚拟养老院依托物联网和数字平台技术，将分散在社区的居家老年人纳入统一的智能化服务网络，实现线上需求派单与线下服务响应的无缝对接，既保留了老年人熟悉的居家生活环境，又提升了服务的规模效应和专业水平。技术革命性突破还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老年群体的社会角色定位——从被动的服务接受者转变为主动的数字社会参与者，通过持续学习新知识、掌握新技能，增强自我价值感和社会融入感，这种角色转变反过来又为银发经济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

综上所述，技术革命性突破作为新质生产力赋能银发经济的首要逻辑环节，通过劳动资料的智能化革新、劳动对象的非物质化拓展、新业态新模式的持续涌现，驱动银发经济服务模式实现从传统到现代、从粗放到精准、从单一到多元的颠覆性创新，为银发经济高质量发展奠定了坚实的技术基础。

4.2. 生产要素创新性配置：实现银发经济资源组合的系统性跃升

生产要素创新性配置是新质生产力赋能银发经济的核心机制。马克思在《资本论》中系统阐述了生产力三要素——劳动者、劳动资料、劳动对象的有机统一，并指出“生产力中也包括科学”。新质生产力继承和发展了这一理论精髓，将数字技术、数据资源、算法模型等新型要素纳入生产力构成体系，通过劳动者、劳动资料、劳动对象的优化组合和系统性跃升，重构银发经济的效率边界和资源配置方式。

从劳动者维度看，新质生产力推动银发经济从业人员从简单重复劳动的普通劳动者向“技术 + 养老”复合型人才跃迁。马克思强调劳动者是“最强大的一种生产力”，新质生产力对劳动者的素质和技能提出了更高要求。在银发经济领域，复合型人才需要兼具两方面的核心能力：一是数字技能，包括智能设备操作、数据分析应用、信息系统管理等技术素养；二是适老服务能力，包括老年心理学知识、护理康复技能、情感沟通技巧等人文素养。当前，银发经济亟需的复合型人才涵盖多个层次：基础层次需要熟练掌握智能穿戴设备、远程监护系统等新型劳动工具的智慧护理人员；中间层次需要具备数据分析能力、能够通过老年人健康数据提供精准管理建议的专业技术人员；高端层次需要从事适老产品研发、养老科技创新、智慧平台管理的战略人才和领军人才。新质生产力通过创新教育模式和构建终身学习体系，推动产教融合、科教融汇，加速复合型人才培养^[6]。例如，高等院校和职业院校设立智慧养老、老年健康管理、养老科技等新兴专业方向，整合人工智能、老年心理、护理技术等多学科内容；依托网络教育平台和社区学院，为在职养老从业者提供系统性数字技能培训；通过产学研合作机制，建立科研人员与一线养老机构的双向交流渠道，引导人工智能、康复工程等领域青年人才深入养老场景实践。这种劳动者素质的系统性提升，为银发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核心人力资本支撑。

从劳动对象维度看，新质生产力将医疗健康数据、行为轨迹信息、消费偏好标签等非物质要素纳入银发经济的生产体系。传统银发经济的劳动对象主要局限于有形的物质产品和服务，难以有效回应老年群体复杂化、分层化的需求。新质生产力赋能下，劳动对象实现了从“物质形态”向“非物质形态”的根本拓展：一是健康数据成为核心劳动对象，通过智能穿戴设备持续采集老年人的心率、血压、血氧、睡眠质量等生理指标，运用大数据分析技术建立个体化的健康基线，实现从疾病治疗向健康预防的模式

转型；二是行为数据成为重要劳动对象，通过对老年人日常活动轨迹、生活习惯、社交频率等行为信息的采集分析，识别潜在风险并优化服务供给；三是消费数据成为关键劳动对象，基于对老年人消费偏好、支付能力、需求层次的精准画像，指导产品研发和服务设计，实现供需的高效匹配。这种劳动对象的拓展，使原本不可见的“需求”转化为可分析、可操作的对象，显著提升了银发经济的资源配置效率和供需匹配精准度[7]。

从劳动资料维度看，新质生产力推动银发经济的生产工具从传统设备向数字化、智能化装备跃升。5G网络、大数据中心、云计算平台、物联网基础设施等新型基础设施作为新质生产力的重要组成部分，为银发经济提供了强大的技术支持和基础设施保障。具体而言，新型劳动资料对银发经济的赋能体现在多个层面：一是信息基础设施打破时空限制，使远程医疗、在线咨询、虚拟陪伴等服务能够跨越地理障碍，提升养老服务的可及性和覆盖面；二是融合基础设施实现资源整合，通过构建一体化数字服务平台，整合医疗护理、康复支持、文化娱乐等资源要素，打通服务链条，推动供需高效对接；三是创新基础设施支撑技术突破，通过搭建产学研用协同创新平台，加速智能养老产品研发和成果转化。与此同时，新质生产力还推动劳动资料与劳动者的协同升级，要求劳动者具备操作新型生产工具的数字技能，并将这些技能应用在银发经济的价值创造过程中，形成“技术革新-效率提升-服务优化”的良性循环。

生产要素创新性配置的核心在于三者的优化组合和系统性跃升。新质生产力并非劳动者、劳动资料、劳动对象的简单叠加，而是通过三者的有机整合产生“1+1+1>3”的协同效应。这种优化组合体现在：复合型劳动者运用智能化劳动资料，作用于拓展后的劳动对象，使数据要素的价值得以充分释放；知识型劳动者通过数据分析工具，将老年人的健康数据转化为精准的健康管理方案；技术型劳动者借助远程医疗平台，将优质的医疗服务资源对接到居家养老场景。三者的系统性跃升显著提升了全要素生产率，推动银发经济从粗放供给向精准匹配、从经验驱动向数据驱动、从规模扩张向质量效益的根本转型。

综上所述，生产要素创新性配置作为新质生产力赋能银发经济的核心机制，通过劳动者复合化、劳动对象非物质化、劳动资料智能化的系统性跃升，重构了银发经济的资源配置方式和效率结构，为银发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了强大的要素支撑。

4.3. 产业深度转型升级：构建银发经济跨界融合的生态系统

产业深度转型升级是新质生产力赋能银发经济的落脚点和最终体现。新质生产力“由技术革命性突破、生产要素创新性配置、产业深度转型升级而催生”，产业是新质生产力的重要运行载体。银发经济作为多产业融合的经济体系，涵盖健康医疗、养老服务、智能制造、文化旅游、金融保险等多个子系统，其高质量发展必须依托产业深度转型升级，构建跨界融合的生态系统。

从纵向维度看，新质生产力推动银发产业链条的整合优化和价值提升。马克思指出，“生产方式的变革，在工场手工业中以劳动力为起点，在大工业中以劳动资料为起点”。新质生产力驱动下，银发产业的纵向整合呈现新特征：一是创新链贯通，通过打通基础科研、技术攻关、应用推广等环节，加速生物医药、智能硬件、康复辅具等领域的前沿成果向养老场景转化，解决过去银发产业中科研与应用脱节的问题[8]。例如，生物科技与医药行业的技术突破通过产业投资和市场引导加速进入老年健康领域，推动延缓衰老、早期筛查、精准治疗等创新产品和服务的规模化应用。二是供应链优化，借助数字化管理工具和区块链技术，实现生产企业、物流服务商、养老机构、销售终端等不同角色的信息实时共享和业务协同，减少环节摩擦，降低交易成本，提升整体链条效率。三是价值链攀升，通过技术创新和品牌建设，推动银发产品和服务从低附加值环节向高附加值环节延伸，培育一批具有自主知识产权和核心竞争力的龙头企业、链主企业，引领行业向高端化、品牌化发展[9]。

从横向维度看，新质生产力推动银发经济与相关产业的深度融合和协同发展。银发经济天然具有跨

界融合的特性，其服务对象——老年群体的需求具有综合性、复杂性的特点，单一产业难以独立满足。新质生产力通过数字平台和技术赋能，打破传统行业边界，推动养老服务与健康旅游、金融保险、文化创意、教育培训、智慧家居等产业深度融合。具体表现为：一是“银发 + 健康旅游”融合发展，开发“康养 + 旅居”一站式服务产品，将医疗康复、养生保健与文化旅游有机结合，构建以“精准健康画像”为基础的个性化服务体系；二是“银发 + 金融保险”创新发展，推动金融机构围绕养老保险、长期护理保险、养老信托、智能投顾等环节推出定制化产品，为老年人提供更稳健、更适配的金融保障；三是“银发 + 文化教育”深度结合，开发面向老年人的沉浸式文化内容和互动式教育平台，支持在线课程学习、虚拟博物馆参观、远程社交交流，回应银发群体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四是“银发 + 智慧家居”集成应用，将可穿戴设备、环境感知传感器、智能控制系统整合到居家环境中，打造主动响应、安全便捷的智慧生活空间。这种跨界融合不仅拓展了银发经济的服务边界和市场空间，也促进了相关产业的适老化升级和创新发展。

从空间维度看，新质生产力推动银发产业集群化发展和区域协同布局。产业集群是现代产业体系建设的重要形态，能够产生规模效应、协同效应和创新溢出效应^[10]。新质生产力赋能下，银发产业集群呈现新特征：一是功能集成化，依托现有土地资源、医疗设施和科技平台，规划建设集医疗康复、辅助器械制造、养老社区、老年大学于一体的康养产业集聚区，在地理空间和功能组织上实现“医、养、康、学、娱”协同发展；二是平台化运营，通过引入大数据平台和智慧管理系统，实现园区企业间的信息互通、供需对接和数据共享，降低运营成本和资源错配，提升集群整体运行效率；三是区域协同化，依托国家重大发展战略，引导银发产业人才、技术、资金等要素在不同区域间合理流动和优化配置，形成各具特色、优势互补、协调互动的产业区域发展格局，东部发达地区可聚焦智慧养老科技研发和高端服务供给，中西部地区可发挥生态资源优势发展康养旅游和特色养老，农村地区可结合乡村振兴战略发展田园康养和社区互助养老。

从动力维度看，新质生产力推动银发产业新旧动能接续转换和持续升级。新质生产力的形成和发展不是对传统产业的简单替代，而是在继承基础上的创新和超越。在银发经济领域，新旧动能转换体现为：一是传统产业改造升级，运用人工智能、大数据、物联网等新技术改造提升传统养老服务业态，推动社区养老、机构养老等服务模式的智能化、精准化升级；二是潜力产业培育壮大，聚焦智慧康养、适老科技、老年金融、抗衰老服务等新兴领域，培育一批创新型科技企业 and 专业化服务商，形成新的增长点；三是未来产业前瞻布局，积极打造人工智能、生物制造、基因技术、再生医学等前沿科技在银发经济领域的应用场景，丰富未来养老经济技术储备，抢占产业发展制高点。通过颠覆式创新驱动与渐进式改造升级的有机结合，实现银发经济新旧动能的接续转换和持续升级。

从生态维度看，新质生产力推动构建开放协同的银发经济创新生态系统。创新生态系统理论将多元主体间的交互视为价值生成的核心。新质生产力驱动下，银发经济创新生态系统呈现新特征：一是多元主体协同，科技企业、高校院所、医疗机构、养老机构、政府部门等多方主体组成创新联盟，通过资源共享和信息互通，实现知识协同与技术对接；二是用户深度参与，建立老年人参与创新设计和反馈评价的机制，使创新更加贴合市场需求，提升创新生成效率和市场适应性；三是资本有效加持，产业生态圈的构建吸引风险投资、社会资本等外部资源进入银发经济领域，形成创新资本的叠加效应；四是制度协同保障，通过完善数据确权、隐私保护、标准规范等制度安排，为创新生态的健康发展提供制度支撑。这种开放协同的创新生态系统，为银发经济持续生成新业态、新模式、新动能提供了肥沃土壤。

综上所述，产业深度转型升级作为新质生产力赋能银发经济的最终体现，通过纵向整合优化产业链条、横向融合拓展产业边界、空间集聚优化产业布局、新旧转换激发产业动能、生态构建强化创新支撑，推动银发经济从传统服务业的单一边界向跨界融合的生态系统演进，使银发经济真正成为中国式现代化

进程中的重要支柱产业。技术革命性突破、生产要素创新性配置、产业深度转型升级三者相互联系、相互促进、有机统一，共同构成了新质生产力推动银发经济发展的内在逻辑，为应对人口老龄化挑战、增进老年人福祉、推动高质量发展提供了科学的理论指引和实践路径。

参考文献

- [1] 马克思, 恩格斯. 德意志意识形态[M]//马克思, 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 第 1 卷.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9: 519.
- [2] 马克思. 资本论: 第 1 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18.
- [3] 欧洲议会. 银发经济报告[R]. 布鲁塞尔: 欧洲议会, 2008.
- [4] 欧盟委员会. 银发经济界定与发展战略[R]. 布鲁塞尔: 欧盟委员会, 2015.
- [5]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发展银发经济增进老年人福祉的意见[EB/OL]. https://www.gov.cn/zhengce/zhengceku/202401/content_6926088.htm, 2024-01-15.
- [6] 郑军, 汪发元. 银发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内涵特征、指标设计与推进方略[J]. 改革, 2026(1): 68-82.
- [7] 周柯辰. 新质生产力赋能银发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作用机制研究[N]. 安徽科技报, 2026-04-08(017).
- [8] 赵丽, 薛凯文. “十五五”时期我国银发经济发展困境与实践路径[J]. 中国证券期货, 2025(6): 4-8+20.
- [9] 李志, 骆行. 以新质生产力推动银发经济高质量发展[J]. 改革, 2025(10): 67-78.
- [10] 克魁, 雷友炜. 中国数字新质生产力与银发经济耦合协调时空演化及驱动因素[J/OL]. 西安理工大学学报, 2026: 1-14. <https://link.cnki.net/urlid/61.1294.N.20260224.1111.002>, 2026-06-04.